

【此心安处】

# 暖巢

□刘善磊

我家的阳台，不足6平方米，三面贴着墙，一面是窗玻璃围着半人高的栏杆。它小得仅够放下两张藤椅，却又大得能装下整个冬天的太阳。

夏日里，我是很少眷顾它的。那时节的太阳脾气暴烈，将它的金鞭胡乱挥下，抽在水泥地上，能溅起一片白花花、灼人的光。栏杆晒得烫手，空气黏稠得仿佛凝固的蜜糖，吸进去的都是火。

冬天一到，情形便全不同了。仿佛一位严苛的熟人，忽然卸下了冷硬的甲胄，露出温存的内里来。太阳不再暴躁，成了慷慨又和蔼的施予者。它的光，是筛过了的，滤掉了所有的毒与辣，只剩下纯粹的、金子般的暖意。那光从东南方斜斜地铺过来，不快不慢，恰好在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，将我这小小的阳台，满满地、均匀地拥抱住。

这时节，阳台才真正活了过来，成了我的“暖巢”。我搬一张矮凳，靠着那面暖烘烘的墙壁坐下，不一会儿，背上就像贴着一个持续散发热量的汤婆子，熨帖得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。阳光照在脸上，不是刺目的亮，而是一种毛茸茸的、带着痒意的触感，让你不由得要眯起眼，像一只慵懒的猫。那暖意是透骨的，却又不逼人；它慢悠悠地渗进你的衣服纤维、你的肌肤，甚至你的骨头缝里，将蜷缩了一夜的寒气，一丝丝地驱赶出来。

阳台的生机，有一大半是那些花草点缀出来的。它们大抵算不得名贵，都是些寻常人家好养易种的品种。一盆水仙，是必须有的。几头蒜瓣似的球茎，剥去了褐色的外皮，露出象牙白的内里，被几颗雨花石拥着，养在青瓷的浅盆里。起初只是静默地吸水，吐着些嫩黄的芽尖，一副怯生生的模样。某一天清晨，推开玻璃门，一股清冽的、不容置疑的甜香便猛地撞了你满怀。再看，那碧玉似的叶丛间，已擎出了几枝婷婷的花茎，顶上开出六瓣的白花，冰肌玉骨，清雅得不像人间物。这香气，是年节的前奏，是冬日肃杀空气中一阙灵动的词。

另一角，是一株忍冬，也叫金银花。夏日里也曾开得轰轰烈烈，一蓬蓬、一簇簇，热闹得紧。如今叶子落尽了，只剩下虬曲的铁灰色的藤蔓，紧紧地攀在栏杆上，像一幅淡墨写就的枯笔山水。我原以为它已睡去，可凑近了细看，在那看似僵硬的节点处，竟已鼓起了一个个米粒大小毛茸茸的褐色芽苞。那里面，裹着一个关于春风和繁花的梦，密不示人。这枯与荣的对照，死与生的交叠，在这方寸之地，竟演绎得如此惊心动魄，又如此自然而然。

冬至已过，年节渐近。阳台上的颜色愈发热闹起来。一

盆金桔是必不可少的，橙红的小果子，密匝匝地压弯了绿枝。还有仙客来，反卷的花瓣红得那样正，仿佛将所有的热情都攒在这一季喷发。它们挤挤挨挨地放在一起，不说话，却自有一种暖烘烘的喜气，将“年”这个抽象的概念，变得具体而可视、可闻、可感。

然而这阳台最妙处，还不全在于收纳阳光与花草。它更是一个向外眺望的“巢口”。我不大愿意称它为“窗口”，窗口总暗示着一种隔阂，一层玻璃的冰冷。我看向的玻璃窗外，是人间的市声与风景。对面的楼宇，一扇扇或明或暗的窗，像无数只眼睛。有时能看见某扇窗后，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浇花，或是一个孩子趴在窗台，呆呆地望着天空。楼下是一条不宽不窄的街，平日里车来车往，到了傍晚，卖烤红薯的炉子推出来，那甜暖的焦香，竟能袅袅地飘上这高楼，勾人肚里的馋虫。远处，城市的轮廓线在冬日的晴空下格外清晰，几幢高楼的玻璃幕墙，将阳光反射成一片跳跃而炫目的光海。

我便常常这样，身子留在阳光的暖巢里，目光却已飞向窗外，逍遥地游历。看云朵以极慢的速度，从天边的一角，踱向另一角；看一群鸽子带着清亮的哨音，划着优美的弧线掠过楼顶；看日影怎样一点点地拉长，从阳台的东头不舍地挪到西头，最后，只剩下一道狭窄的金红的边，留恋地吻着墙角。这眺望，是无目的的，心也是散漫的。这片刻的抽离与宁静，是这暖巢赐予我的礼物。在这主动的“张望”与“安顿”间，有限的三维空间，便向着无限的心域延展开去。

想起古人的阳台，似乎总与悲愁相连。宋玉《高唐赋》里，那“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”的，是神女缥缈的梦，带着蚀骨的相思与哀怨。后世诗词里的“倚危栏”，更是望断天涯，愁绪满腹。我的阳台，却毫无这般沉重的愁思。它太小，太具体，太烟火气了，盛不下那些浩渺的悲欢。它只盛阳光，盛花草，盛一些琐碎而真实的喜悦，盛一个普通人在生活的边界上，精心为自己孵养的一片春光与从容。

太阳终于彻底滑下去了，天际留下一抹淡淡的、冻僵了的胭脂红。寒气重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，像无声的潮水，漫过栏杆。我站起身，捶了捶有些发麻的腿，将那些怕冷的花草，一盆盆搬回客厅。那盆水仙的香气，却执拗地附着在我的衣襟上，跟着我进了屋。

关上玻璃门，将渐浓的夜色与寒气挡在外面。回望那已隐入昏暗的阳台，它静静地悬在那里，像一个被收回的、温暖的巢。我知道，明天，只要太阳照常升起，我小小的、由目光与心意共同搭建的暖巢，便又会准时地，向我敞开它金色的怀抱了。

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刘云利

鹤，乃天鹅的文言雅称。数九寒天，我与家人慕名前往荣成观赏美丽的天鹅。纵然阳光灿烂，却寒风凛冽、冷透肌骨，但看到心仪已久的白天鹅在海面蹁跹，终究是不虚此行，竟让人忘了寒意。

按照行程，首先抵达的是好运角的天鹅湖，此湖与大海仅隔一条百米宽的天然沙坝，坝上残留着枯黄的海草，偶有芦花在风中摇曳。沙坝、海草、浅滩、海湾，天然的优势让这里成为冬季天鹅的栖息之地。

远远望去，成百只天鹅在沙坝上闲适地生活，悠然自得，无拘无束。有的缩着脖颈在水面漂浮，似睡未睡，憨态可掬；有的伸着脖颈在水面前行，不徐不疾，四处张望；有的头入水中，潜伏觅食；有的嘴角上扬，仰天长啸；有的嬉戏游水，你追我赶；有的站立水中，挥拍翅膀；有的爬上海滩，沐浴阳光。近眼观之，黄喙黑颐，胫黑如墨，白羽似雪。

# 冬日赏鹤

此时，这浅浅的沙坝，因为有了美丽的天鹅，让动与静、光与影，交融一体，妙趣横生。偶尔一片闲云飘过，遮天蔽日，把这海天一线、浅浅沙坝和洁白天鹅，凝成一幅天然去雕饰的水墨画，给人一种恍如隔世之感。继而，拨云见日，光与影瞬间炸开，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

每当有人投喂，天鹅就会慵懒地过来觅食，款款漫步，徐徐而行，依然是悠然闲适。看着泰然自得的样子，谁又能想到它们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远途迁徙而来的。它们穿越云层、振翅翱翔的样子，想必不会这么悠闲吧。正在这时，四只天鹅从远处奔袭而来，它们飞翔的姿势的确很美，细长的脖颈使劲拉伸，双脚平铺在尾翼下面，羽翼在空中缓缓舒展，发出轻微的呼啸。当临近沙坝，它们双脚垂放，扇动翅膀，平稳落地，娴熟优雅。

在烟墩角海湾，景色更加迷人。远处是碧蓝的大海，一眼望去，海天相接。蔚蓝的天空下，白云朵朵，随风游走。近处的山丘，

犹如一个犄角伸向大海。山丘与海岸形成天然的海湾，海湾上同样游弋着洁白的天鹅，形成了“一池雪花白”的壮美景观。这里的海湾除了美丽的天鹅之外，还有众多海鸥相伴。

相比天鹅的悠闲，海鸥则欢快很多。体态轻盈的海鸥，尽情地在海湾上飞翔，发出愉悦的叫声。它们几乎不在海面上停留太久，偶尔也是蜻蜓点水，当有人投喂时，更是挥动翅膀，时而翱翔，时而俯冲，舞姿翩翩，让人联想起“海鸥飞处彩云飞”的优美意境。此时，海鸥的相伴给美丽的天鹅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美。

一上午时间悄然尽逝，洁白的天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令人流连忘返。这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皮日休的那首《秋江晓望》：“万顷湖天碧，一星飞鹭白。此时放怀望，不厌为浮客。”此刻，我对诗人表达的意境有了深度的认同感，黄海之滨，海天相映，天鹅戏水，海鸥伴飞，不觉让人感到心胸开阔、神清气爽、怡然自得。

# 亲历济南的冬天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罗建云

济南，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。可是，打小我就想去济南看看，特别是济南的冬天。产生这个念头缘于老舍的名作《济南的冬天》，在小学语文课本上学过，一直铭刻在记忆深处。

斗转星移，四十年光景之后，我才踏上济南这片土地。

潜意识里，总以为济南的冬天很冷，天空应是灰蒙蒙的……可当我走出飞机那一刻，发现济南的天空犹如一块硕大的蓝宝石，蔚蓝的天空好像儿时遥望的苍穹，亲切、可人。

太阳泛着耀眼的光芒，穿过蓝天，显得温顺、柔和。照理，此时正值寒冬，应是北风呼啸、冰冷刺骨，可是，走在济南的街道上，感觉不到冷。济南的冬天为什么不冷？回想老舍先生写的文字：“在北中国的冬天，而能有温晴的天气，济南真得算个宝地。”似乎让我知道老舍先生为什么偏爱济南了，让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济南魂牵梦绕了。

来到济南，先去珍珠泉宾馆。院内古树参天，泉眼遍布，莺莺翔集，尔鸣我唱，恰似小鸟天堂。漫步在珍珠泉、溪亭泉、散水

泉、濋泉、濯缨湖、玉带河，观赏巡抚院、明戏台、九曲桥、乾隆碑，听泉水叮咚，看树影婆娑，品水天一色。走在窄窄的栈板上，如在画中，甚是美哉。

到了济南，自然得去趵突泉。时至隆冬，已处枯水季节，趵突泉还能喷水吗？尚未进入景区，老远就能听到水声潺潺，看来，趵突泉依旧如活力四射的少年。趵突泉名声在外，与千佛山、大明湖并称济南三大名胜。纵使隆冬，趵突泉的水很温润，不时散发乳白色的雾气，好像人间仙境。

冬季看济南的泉水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黑虎泉。文献资料显示，黑虎泉水流较趵突泉次之。只是，亲近黑虎泉，发现黑虎泉真如猛虎下山，水流汹涌，激情澎湃，声音震耳欲聋，这是趵突泉无法比拟的。不知何故，历代皇帝巡游，抵达趵突泉，纵使近在咫尺，也不去黑虎泉看看，难道害怕“一山不容二虎”吗？庆幸的是，明代晏璧题诗：“石蟠水府色苍苍，深处浑如黑虎藏。半夜朔风吹石裂，一声清啸月无光。”寥寥数语，将黑虎泉的气势描绘得淋漓尽致，让我等游客觉得黑虎泉真名副其实。

冬天看济南的山峰，千佛山乃必去之地。周朝以前称历山，相传虞舜曾于山下开荒种田。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，怎能不去看看呢？指着千佛山，遥望泰山，耳际传来一句话：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站在千佛山前，扪心自问，如果孔子有机会游历更远处，又会是何感想呢？我喜欢千佛山，也喜欢东山和泰山。不得不承认，没有走遍世界各地，没有游历名山大川，人的视野是有局限的。

在济南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区区两日。数九隆冬，未能见到雪，多少有些遗憾。或许，齐鲁大地是想展现真实、温情的一面，老天没让大地披上银装素裹的外衣，使我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恰似山东人的脾气，实诚，率直，表里如一。只是，在我离开的那个晚上，一场大雪马上把济南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堪称“银妆素裹，分外妖娆”。透过电视画面看雪花飞舞的济南，飘飘洒洒，好似一位婀娜多姿的美女在雪中跳舞，娇小玲珑，倾国倾城。